

南

漚

楛

語

南唐楷語卷之五

江都蔣超伯輯

常談

常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傅鸞太子少傅箴

下二語云聲和則響

清形正則影直

朝霞不出門暮霞走千里見范石湖詩慈不掌兵義

不主財見楊升庵古今諺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出曹冏六代

論胃不和則臥不安乃素問中語二龍爭珠乃唐時語五燈

會元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管看城狐

社鼠出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見文選沈約彈王

源文注說苑作稷狐語可通用曰八面鋒落人圈套曰上船

皆宋時語

八面鋒本書名南宋有永嘉八面鋒朱子年譜論陸九齡云子壽早上了子靜船也

仕宦薦

章曰卓異本後漢書陳忠薦劉愷疏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

望生童上取曰超等唐已有之顏魯公杜濟神道碑書判超
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瘡作易地避之曰逃瘡亦唐時語唐
書宦者傳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生日以壽星爲獻宋世已
盛行朱或萍洲可談近世長吏生日僚佐畫壽星爲獻其間
無壽星者或用佛像呼魁梧者曰大漢乃唐時俗諺義山雜
纂長大漢放風箏文場給燭三條亦唐時功令舊五代史晉
少帝紀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倉粟曰老米蠟壳爲窓
曰明瓦教讀曰西賓小賈曰小販皆明時語揚升庵集天順
丁丑章謠京城
老米貴那里得飯與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鱖屠本峻開海
錯疏謝詩之海月卽今明瓦也木訥瞿佑歸田詩話序太師
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劉青田樂府五
雜俎原上翽往復還小販客不得已憐沲麥
明時部院長
吏悉稱大人菽園雜記項忠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
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白謂白恭
敏公走神祇之稱帝君漢時已

爾漢呂常太室石闕銘崇高帝君謂梓潼帝君司文柄宋世

已然見葉夢得巖下放言述來歲狀元賦事室中所奉仙佛

曰家神亦起宋時見放翁詩歲杪詩金齋芥香餉鄰父闕猪豐腊祭家神官署鳴

柳亦宋時制見豹隱紀談內樓五更後柳鼓徧作博具中之

升官圖倩人寫像曰寫照均起唐世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宜和畫譜云郭子儀婿趙

繼嘗令韓幹寫照眾謂逼真方卓曰八仙北宋已有之晁无咎有八仙案

銘銘曰東臯松菊堂飲中八仙案權篆曰署事起于漢時三

國志諸葛亮傳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曩

編所述猶多漏也

少微不專屬處士

宋景文贈魏閑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以閑與父野均處士也按隋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

也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
而黃則賢士舉並非耑屬處士一項世多因吳中高士一事
概引用之

衰世稱謂不經

漢末時方岳郎君概稱太子文選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
賓客大會是也又其時候王牧伯皆自稱孤蜀志譙周傳注
引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
尙不能忍况左右乎是其證也唐時節使宰相家丁均稱親
吏撫言夏侯孜有邸吏李敬路巖有親吏邊瑛

臬司

臬字古作欒柱也鵠也攷工記匠人置欒以縣疏欒柱也以
縣者欲取柱之景先取柱正欲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于柱之

四角繩皆附柱則柱正矣小爾雅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中中謂之藝詩小雅我車旣攻傳褐纏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藝司刑者患失中及不能持正故取斯義云爾提刑曰司臬起于宋今洗冤錄乃南宋人宋慈撰序稱四權臬司然其時雖列外臺究非顯秩東坡送黃師是赴兩浙憲詩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蓋朝雲問坡曰黃師是昔爲提刑今又提刑何也故坡云云我朝雍正年間陳臬者尙稱大老爺至乾隆以後始呼大人余權粵臬幾及兩年一日偶披舊牘係雍正年間始悉其事今官場罕有知此者矣

宋史李韶傳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察軍每謂其家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則司理且稱司臬矣

許叔重

許叔重范書但言其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涿長按許冲上

書云先帝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
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
則愼官至太尉南閣祭酒不但爲浚長也

鄭介夫

夷堅志政和初鄭介夫在福清夢東坡貽詩一章坡時下世
十七年矣詩曰人間真實人取次不離真官爲憂君失家因
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疎者相從恨不頻
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明年介夫卒坡公精爽如是殆仙者
矣秦少游歿後亦見形吟瀟湘千里按藍色一闕見吳垞五
總志

光署錢

遷秩者瀕行留費古原有之唐書陸展傳故事自三省得宰

相有光署錢留爲真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展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試士無關防

唐時試士關防疎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

玉泉子

因之笑柄甚

多堂帖堂印公然僞造明經舉子僞著緋衫主司猶以自獲

姦人免議

宣宗紀

錢徽知舉段文昌李紳等均有所囑徽雖不

受請託而所取者爲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文昌等因共

誣之改命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

見徽傳

高鏞名爲能擢

孤進而摭言稱鏞知舉裴思謙公然攜仇士良關節面索狀頭鏞不得已從之集異記並稱王維解頭由宮婢傳教更堪

詫異矣

神咒

觀音咒云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
宋時多傳誦者見王氏聞見近錄

張魴

王歆始興記曰含滙縣有白鹿城咸康中張魴爲縣有善政
致白鹿也是晉時廣中循吏魴居其一而今韶英耆舊罕知
此事者又粵中見聞云昌黎作文駢鰐西徙六十餘里仍復
爲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鰐害乃絕其人姓名無者可惜
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

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闕里親祀孔廟行九拜之儀特
命留曲柄繖于廟廷衍聖公孔毓圻因恭撰幸魯盛典洵異
數也曲阜聖裔自六十六代後編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

慶繁祥毓圻爲至聖六十七世孫追感豐中衍聖公孔繁燾
奏十字已畢得旨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續
焉余嘗謂闕里之稱止可施之曲阜婺源朱子祠向稱文公
闕里明人趙滂撰程朱闕里志皆非也

關忠義

順治中加關帝封號爲忠義神武大帝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二十六日奉

上諭關帝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
志多存私見今當鈔錄四庫全書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
爲忠義煌煌天語稽掌故者不可不知也

越紐錄

論衡吳君高之越紐錄周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

過也按越絕書乃吳平袁康所共撰君高卽平字也

明人積習

培植之習無過于前明士大夫丹鉛總錄譚苑醍醐哲匠金粹等書甫出陳晦伯卽作正楊以詆之崔銑爲鈴山堂集作序人品平常而所著洵詞力排陽明至程篁墩爲伊川報九世之仇作蘇氏禱杙尤可異也剿襲之陋亦無過于明人烏鼠山人胡纘宗游李西涯之門樂府全仿西涯戴仲鵬爲何景明弟子詩格全仿大復

地圓 五則

自利瑪竇熊三拔來游中土地圖之說始傳于世近時江永論地圓云梅氏謂周髀中卽有地圓之理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戰國時鄒衍談天謂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

亦似本于周髀中土厯家云地有八柱又云地有四游皆謬
論耳一行雖四方測景未悟地圓郭若思似已悟之未能明
白著論今地圓之說大顯厯家據以測算儒家藉以窮理豈
非幸歟梅氏引大戴禮曾子荅單離居之間以證地圓之論
永則言易大傳曰坤至靜而德方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
知語意尤直截了當至江氏數學中並論日月地三體大小
日大于地月小于地與熊三拔說亦相合也

鑿度亦云天有太極地有
太壇從無見及地圓者

古人皆以天地
對舉即易緯坤

宋書天文志云蓋天之說出周公旦訪之殷商其書號曰周
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
高而四隕日月隨天轉運超按覆蓋覆盆二語卽李之藻圓
容較義以大圓天包小圓地之說所由本也故梅氏謂周髀

中有地圓之理也。又按此義晉虞喜已見及之。喜之安天論云：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論其大體當相覆育，方則俱方，圓則俱圓。是虞喜已見及此。起疑地圓之說，夷吾似已知之。管子書有地員篇，員字卽圓。阮文達公云：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近日西儒合信博物新編云：地之形體非坦非方，團圓如橙子。凡月蝕之時必見一圓，渾黑影遮掩月光，蓋是時日月兩輪相對照，地形適在中央，日光照出地形，遮蔽月色，觀其影圓則其體必圓，可無疑義。已又云：地球之體團圓如橙，南北有極，東西無極。北極向上，南極向下，每日自轉一周，由東左旋向日則光，背日則黑，是爲晝夜。地球直徑約中國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二里，外圍約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每晝夜

輪轉一周日輪常居中地球與眾行星環日而轉其說較能

三拔益暢

博物廣志謂北極如瓜蒂南極如瓜臍與合信燈子之說亦類

又云世人看月似與日體同大豈知大小懸絕星士推算須六十兆月輪之數聯作一堆注一百萬為一兆方可比一日輪之大世人疑月體如日者實因月近而日遠也月體周圍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八里直徑七千六百三十里

又云日輪居中十餘大星次第環繞之日大于地一百三十萬倍地大于水星十四倍地大于金星少許地大于火星三倍土星大于地一千倍木星至大大于地一千四百倍彗段星大于地八十倍云南宋龍圖周執羔曾著五星測驗不足言矣

遼聖宗乃賢主

南瀛楮語

卷之五

七

杜工部哀汝陽郡王璵詩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
獵書扣馬久上陳此中朝嘉話也乃遼史聖宗紀載諫議大
夫馬得臣諫擊毬疏其詞云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
君臣爭勝一不宜也往來交錯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
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
馬雖良亦有驚蹶聖體保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
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得臣旋
擢宣政殿學士以是秋卒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聖
宗納諫如是唐宋之君之所無也在位幾五十年諡曰大孝
宜哉

孔劍峯

道光中吳下有鮑生善追寫人家祖若父像一一惟肖將落

筆時就地作蜚螭轉九勢時呼鮑阿滾此伎明世已有葛昕集玉山房稿有贈孔劍峯序昕不得其父母像孔以術追寫如生喜極而譽之

孔顏後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五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兗州龔邱令龔文宣公仁玉卽孔氏所謂中興祖也又周太祖紀帝幸孔林問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龔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卽召見仁玉賜緋顏涉授主簿則五代時呼顏子爲亞聖也

孔氏元時封爵至仁宗朝始定以思晦龔思晦元史

有傳卒之日鶴百餘翔其屋上

左右荷

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卽今世朝服之荷囊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具詳論之

窮奇

檮杌兼吉凶二義見于周語者吉神列于四凶者惡獸方朴山文兼言之窮奇亦然郭景純窮奇銘云馳逐妖邪莫不犇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又黃香九宮賦乘根車而駕神馬驥馱駟而俠窮奇又抱朴子前導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乃神獸也上林賦赤首圓題窮奇象犀與西山經所云如牛而蝟毛音如嗅狗者則食人之獸也

人類中亦有窮奇焉王繼勳食婢百餘僧廣惠

每與同食儂智高之母阿儂喜食小兒它如李瓊朱粲輩皆窮奇也

孫慤

舊唐書前半係吳兢稿本長慶以後乃劉昫等排纂間有採
摭崔龜從柳芳等唐厯者瑕瑜不掩後減于前近世沈東甫
炳震輯新舊唐書合鈔宰相世系表有正譌方鎮表有補列
時人比以薛瓚如瀄全謝山亦擊節稱之錢陳羣進其書于
朝然兩史合鈔不無踳駁明人孫愨唐紀似爲勝之愨兄穀
著古微書昆季皆有聞于世在明人中不可多得也

不化骨

阮其新洗冤錄集證云地中有不化骨乃人生前精力貫注
之處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股骨後朽其說頗確云

伏波射潮

廣東新語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訇名三
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按張君房有潮說竇

叔蒙有海濤志燕肅有海潮圖說近世周春亦有海潮記從無引伏波射潮事此臆說耳

吳起非商鞅比

韓詩外傳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按今南頓諸郡及楚粵毗連等處皆吳起相楚悼王時所開時在周安王十五年就其事功言之偉哉起也固未可與商君同日語已

尸子名佼商鞅客也

鞅遇事多與佼謀之鞅誅隱蜀中

紅棉

王逸荔支賦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梁六瑩木棉花詩仿之云幻如陀羅百千臂一臂一燈照金地亘如十二芙蓉城仙人掌把虹霓旌整如三軍野宿烟竈暮赤羽江淮列

無數尊如冠蓋貴人高在上其下低頭莫能仰挺如節烈正士真誠人百折不肯摧其身

棲鳳石

潮州西湖山脊鑄棲鳳石三大字筆勢頗遒明宣德間郡守王源曾掘出石枯體又于其下得一石有二字曰回風詳漏幢小品

四并堂

揚州四并堂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之意南雄州在宋時亦有四并堂乃郡守潘公所建取公謹清通四字之義謂公則無私謹則無悔清則無欲通則無固

歸熙甫

歸熙甫制藝名一代其古文詞如筠溪翁傳陶節婦傳女蘭

壙志寒花葬志究遜歐王遠甚王弼州題熙甫像云風行水上
上渙爲文章千載惟公繼韓歐陽過情之譽也近世劉才甫
浮山記評者比之禹貢更不經矣

蛩蛩

呂氏春秋北方有獸其名爲螿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
郭宏農注爾雅引之而申其義云然則叩叩距虛亦宜鼠後
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螿食之其贊云螿與距虛乍
兔乍鼠短長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膺又按相如
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黃香九
官賦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駟驢而先駟注駟驢獸似驢
超疑叩叩距虛四字連云者當別是一獸與螿相負行其叩
叩距虛分言者乃驢騾之類斷非一物蟲魚禽鳥同名而異

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廣成子解

東坡取莊子黃帝見廣成子一段注而輯之命曰廣成子解自是好奇之士如王煥紀子游事而撰言子徐達左提唱心學而輯顏子鼎編汪暉掇孝經戴記等書題曰曾子拾孔叢及中庸等書題曰子思子凡此皆坡作之備也

禹薦皋陶

金樓子紀禹事云乾吾國獻裘毛有五采薦咎繇于天將以致禱會咎繇終復薦益則禹嘗薦皋陶也

崔冲

朝鮮人士之向學由于侍中崔冲之起九齋彼土號冲爲文宣公

暖迺

劉棗強詩

卽劉言史也

間歌暖迺深峽裏卽欸乃也文異而音則

同許有壬及弟有孚等唱和詩號圭塘欸乃集云

有壬別業有池千步

形若桓圭因號圭塘

狃陽之銅

江總持鐘銘鳧氏之匠狃陽之銅圖欒鑄鋪刻獸鑄蟲朝驚嶺夜動龍宮百非洗蕩萬善昭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兒輩詢狃陽何義愚按山海經南山經云柎陽之山其陽多赤金郭注銅也江令卽本此耳

六祖

沙門稱四祖一隻虎聲光動寰宇六祖一張碓踏著關振子然唐賢文集於大鑿尤極推崇劉夢得曹溪六祖第二碑云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
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
寶器冥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痊
其瘡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
各走其域我立真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
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妙不可傳口傳
手述則滯于有留衣空堂以俟天授

博徒喝采

博徒喝采厲聲而呼自古已然馬融擣蒲賦云精誠一叫十
盧九雉

四維

古有四維之戲畫紙爲局截木爲棊漢徐岳數術記述其變

態云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廬大約以十二時爲博采今無此戲矣

安石

石榴可稱安石漢李尤德陽殿賦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桃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

政和九鼎

宋史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鼎九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蒼鼎南曰彤鼎西曰皐鼎東北曰牡鼎東南曰岡鼎西南曰阜鼎西北曰魁鼎至八年又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醴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凡十八鼎焉據鐵圍山叢

談北方寶鼎未幾而裂金狄之變是其兆已又按仁宗時亦嘗鑄鼎十二圖丘用五宗廟用七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監工者爲阮逸胡瑗詳見玉海同一鼎耳在仁宗則爲文德在道君則爲不經當時蔡京官銜加定鼎禮儀使尤堪詫異已

反金人銘

稷廟金人三緘其口世儒多樂道之乃王粲孫楚均有反金人銘楚文尤暢其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

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云衰承旨則順
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官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
鱗必陷殺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假說
周廟以言爲筐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文載唐類函

論量

明道先生曰人有斗筲之量釜斛之量鐘鼎之量江湖之量
江湖之量大矣然有涯涘也聖人者天地之量也予曾爲劉
融齋官允代作文文端公六十壽詩云家儲無甌石雅量擬
江河本此

康保裔

宋史忠義傳首康保裔其時路振作祭戰馬文云咸平中契
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未嘗以死節許之

也今黔寧間皆廟祀之呼爲康王或稱康公黔中奉祀尤謹
與南王竝

答韓持國書

蘇子美被魚周詢劾罷後寓居吳下其荅韓持國書有云三
商而眠高春而起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放小舟
出盤閨二門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
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塔廟勝絕家有園林珍
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唐世斷屠有定日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敕齋月斷屠出于釋氏國家創
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旣獲厚利糾察者
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二日列聖忌斷一日

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日不禁此唐世
斷屠之大畧也至宣宗大中五年敕從本年正月起三年內
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卽以諸畜代其限以三歲不
知何故惜史弗詳

晏元獻

晏元獻公几銘曰小飯防噎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
惟忠與孝則罔摧折觀其詞意亦慎之至矣乃以笏擊斃僕
隸事聞出守南京何言之弗相顧耶

毋邱儉

毋邱儉承露盤賦較陳思王鑄詞尤偉有云采名金于崑邱
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殿陰陽而役
神物豈取力于烝民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干

雲霧而上征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連雙鷗集焉卽而視之若
瑇瑁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旣平且
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

金牌請印

宋制諸王節度觀察使印皆有塗金銅牌文曰牌出印入印
出牌入見輿服志今惟軍機處以金牌請印其它未聞

蒲墩

宋史禮志凡大宴宰臣使相坐以繡墩參知政事以下用二
蒲墩加罽毯蒲墩疑卽蒲團之畧高者

書同名者

佛家有心經而真西山亦纂心經揚子有法言而宋劉鶚仿
之著法語王君玉作國老談苑孔平仲亦有談苑岳珂作程

史而李德裕先有程史

考工記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云牀前几也集韻又訓與楹同

范

祖禹輯唐鑑而石介亦有唐鑑張璠荀悅均譔漢紀謝昊劉

璠何之元均譔梁典吳兢韋述陸長源均譔唐春秋令狐澄

柳玘均譔貞陵遺事韓琬韋述均譔御史臺記惜其書不盡

傳耳

張璠以下詳唐書藝文志

劉瞻

李文溪曰唐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

劉瞻于湟按劉瞻直言敢諫中外想望丰采足可比美曲江

豈特比肩公輔而已

瞻弟宜哥得道隱于羅浮雲笈七籤具詳之

十岳

道經海外五岳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三曰甯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四曰廣野之山天

之北岳也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其說不經明王寅中年習禪事古峯和尚古峯曰吾徧游海內五岳今將再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寅聞其語自號十岳山人黃梨洲除夕詩十岳平生虛夢想六經注脚未分明語本於此非謂杜光庭十大洞天也

勇丁搶掠

勇丁搶掠自古已然趙元鎮疏云每兵數人結爲一黨或強奪所賣之物不還價錢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負錢米小不如意毆擊隨之按其時雖以韓蘄王之賢亦難約束宋史張浚傳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則世忠且然何況其它

金毛師子

游宦紀聞箕仙光遠偁云捉取金毛獅子任它烏兔如飛
稱犬之黃色而脩毫者曰金毛獅亦有本矣牛而虎斑者古
曰魁牛金樓子魁牛不可使捕鼠

焦南浦

焦袁熹仿朱睦㮮授經圖作儒林譜敘列漢世治經學者其
用意未嘗不是第此木軒經說疵類頗多如論長狄鄭瞞謂
其女子亦必長大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又于公
子宋嘗鬻染指一條記康熙中進士顧三典食齏殞命近于
小說不足云經學已

金剛峯

金剛一萬二千峯朝鮮名勝也其使臣朴齊家有應國王令
長律警句云近海蒼茫元氣積滿空飛舞素峯稠

星二則

徐朝俊中星表只列四十五大星角亢大角氏貫索房心尾
帝座箕織女斗河鼓牛天津女虛危北落師門室壁土司空
奎婁胃天囷昂畢五車參觜井天狼南河北河鬼柳星軒轅
張翼五帝座軫或疑爲簡按經星二十有八爾雅止記其十
七其未及者北方須女危西方胃觜鱧參南方井鬼星張翼
軫十有二次只臚其九實沈鶉首鶉尾均未之及五星只述
其一歲星熒惑填星辰星亦弗之及又如月令只舉二十六
星有建與弧而無箕昂鬼張史記厯書只列二十八星有建
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古人誤述擇要而言固不貴繁而貴
當也利瑪竇亦見及此其經天該七字爲句從紫微垣起至
軫而止頗簡而明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奎宿未幾張士誠作亂自稱誠王二十五年冬太白辰星熒惑聚于斗次年明祖取淮徐等州詳順帝紀

文人相輕

田汝成炎徼紀聞于田州之事咎王陽明之姑息于黃琬之事咎于忠肅之隱忍蓋文人相輕自古爲然不足怪也至如張鷟朝野僉載不滿于狄梁公其評曰胆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則詆謔更甚矣

鞭鐮

俚語尉遲用鞭叔寶用鐮本無稽之語而王圻續通考列之軍器圖又因緯書言倉頡四目遂畫一面有四目之人何鄙俗之至此也

補饗禮

秀水諸贊善錦以儀禮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饗禮久佚遂取周官戴記精心結撰勒爲一編曰饗禮補亡蓋以經補經非鑿空之論也若明人作弟經以配孝經因忠經而撰廉矩徒供覆瓿耳

編又有夏小正詁一卷毛詩說二卷均不及此書之醇

孫退谷

孫退谷曰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有楊補之竹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吳仲圭松石余以八十之老婆娑其間命之曰歲寒五友其風致殊不可及其人品則不足述也在古人中與董道周伯琦相近廣川書畫跋極爲精詳而曾受張邦昌僞官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伯琦六書正譌亦稱淵雅而其後屈節于張世誠見七脩類稿

元文宗時御史劾博士柯九思性非純良行極矯誦

拔其末技趨附權門
請罷黜之見本紀

上宮

上宮樓也見趙岐孟子注下陳猶言堂下也爾雅堂涂謂之
陳晏子諫上篇謝于下陳天球雍州所貢玉也綴衣大幄也
見書顧命注爰閭阮吾山云猶今帳篷

簡平儀

郭守敬以似釜之器仰肖穹儀名曰仰儀其銘有云斜起南
極平金鍤也上下懸直與鍤會也已發前人所未及梅文鼎
說尤精謂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簡平儀以平圓測渾圓
尤得古人蓋天之精意凡回回歷泰西歷皆本蓋天先生融
會中西其歷學疑問補等書于西法九家批卻導窳直駕乎
薛鳳祚王錫闡之上若守敬及扎瑪魯鼎輩不足言矣

洪北江

洪稚存先生于袁趙蔣三家俱有不足詆袁尤甚比之通天神狐而當時貴官大吏之詩皆極贊美世頗以爲諛袁雖前輩自居稚翁詩中僅稱爲大令世亦以爲隘其乾隆府廳州縣志爲生平得意之筆覽其書者咸以京相璠司馬彪一流許之而章實齊學誠痛加指斥謂當首部院不當冠以布政司也見文忠通義然余服膺先生數語云環堂而行跬步有幾行之不已可積千里索書而觀書苦易竟循環讀之義乃不盡

至游子

元真子張志和所撰以鸞鷲氏狻猊氏寓言無它精義去尸佼鶡冠天壤矣至游子不知何許人前有明人姚汝循序意卽姚作也其中頗有名言尙勝于元真也如云儉子聽可以

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養富
又云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
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破其百問篇又與左慈相訣等書
相近有云左臉者岱山也額者衡山也右臉者華山也頰者
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臟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三台也
大腸九曲九江也腦之中有九房焉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四
雌五雄

孔沖遠

盧見曾序匡謬正俗云唐祕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
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云云吳氏省蘭以孔穎達字史作
仲達疑沖遠爲誤不知孔穎達碑實字沖遠見石墨鐫華等
書且唐書不著其年碑云春秋七十有五不言預脩隋史碑

云與魏鄭公同脩隋書

孟子多舛誤

王錫四書索解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攷據趙注引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考公麋及其子元公宏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改考爲定改元爲文又王白田先生懋竝云齊宣王卒于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孟子七篇所言之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乃道其實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三十四年距湣王之歿且二十五六年孟子已不及見矣其說尤確滕君之舛如彼齊事之悞又如此况趙岐弗注之外書乎

外書四篇內若龜鼈隱于菟孟子曰介士也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于孟子大率皆仿孟子描畫而爲之其文說第二云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淺陋如此其偽無疑至林慎思續孟子十四篇更不足道矣

天公賤

喬道安與天公賤有云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生痕堅大如飯笱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勦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

進隱疾難明詞不盡韵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麕言語
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馱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
熟如泥語質而韻較之責髯奴詞更爲勝之

文人游戲

自薛稷爲紙墨九錫昌黎撰毛穎傳其詞益工宋初李覺遂
作竹穎傳以仿之竹穎謂矢也後人又冒公名爲下邳侯革
華傳析鞞字也見陳長方步里客談至明人陸奎章製香奩四友傳益
儂薄矣

記從祀事二則

四氏立學肇于晉之范武子泗水侯伯魚從祀之議始于朱
子衢州聖裔得博士始明正德間

史記孔子世家敘至安國之孫驪而止王偁東都事畧亦牽

敘安國于其中按安國非太宗今曲阜聖裔皆孔子九世孫
騰之後騰漢高時爲長沙太守安國仕至臨淮太守孔廟兩廡無王良而心齋類
稿紀崇禎二年奉旨從祀原委甚詳

藏佛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窮年累月始竟其功中有蠅頭細字
佛經非重價不能獲其紅泥範像俗言屑佛骨和硃砂以爲
之番人珍若拱璧並西藏亦不可多得李心衡金川瑣記坎扒窪者
藏中貝多葉也洪稚存有坎扒窪歌

元世多封號

元世神祇加封號者甚多泰定帝紀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
真君曰普濟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
洞庭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

惠昭靈公順帝紀加封危全諷爲南庭忠烈靈惠王天妃父
爲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
比干仁顯忠烈公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尹喜徐
甲庚桑楚文子列子莊子均封真君孝女曹娥亦封夫人其
時灾異迭見伯顏太師請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
從云

關林

關神武墓世稱關林劉崧荃太守有恭謁關林詩云白日千
秋邛嶺北丹心萬古蜀川西史無周將軍然實有其神李心
衡金川瑣記云各屯武廟中堦周將軍皆著一鍬製草履緣
登春溝之役將軍見形督陣皤腹睥目一足著韉一足著鍬
履如草鞋形云

擣蒲磬

古之擣蒲斲木爲之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操撓弄棋文局
擣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撓博子也讀與瓊同是其初本
以木爲質其後始改而用玉用牙也古之玉璫今人呼曰昭
文帶古之磬玉石爲之今之磬乃巨鉢耳然其悞已久唐鮑
溶詩霜中水南寺金磬泠泠然放翁詩自注云釋氏謂銅鉢
爲磬

陳洪進納土表築鐵在門網
網盈室龜謂印網謂絞也

臺山

五臺諸刹咸奉曼殊洵霞表天城華嚴真境也然其名稱不
一中臺演教寺曰儒童文殊師利菩薩東臺望海寺曰聰明
文殊師利菩薩北臺靈應寺曰無垢文殊師利菩薩南臺普
濟寺曰智慧文殊師利菩薩西臺法雷寺曰師子吼文殊師

利菩薩順治初于翠巖古雪建壇祝釐康熙間十刹圓光三
邀巡典乾隆中六次駐蹕問俗臺懷 御書千手千眼佛

經賜珠林花雨

睿皇亦遵成憲黃屋省方並敕大圓鏡

智諸殿熬茶供佛章嘉呼圖克圖等咸有恩賚云內典稱南
牛首北五臺均文殊顯化之所今臺山照耀宇內而牛首僅
爲法融道場豈山靈亦有遇不遇歟

獨鹿舞歌

古獨祿詞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尙可水深殺我古明君
曲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尙可貪污殺我兩歌相似詳
蕭子顯齊書樂志其前一曲子顯云是晉獨鹿舞歌

齊世歌謠

齊書樂志錄淮南王舞歌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

連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又齊世昌詞云齊

世昌四海安樂齊太平人命長當結久千秋萬歲皆老壽又

曰約詞云陽光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情發金石媚

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且翔

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歌來何晚意何長明君

馭世永歌昌此歌王儉製以上歌行宛然初唐人語其五行志所

錄各謠如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乃張敬兒襲江陵之應洋洋千里

流流妻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

老姥子乃遙光舉事徐孝嗣被殺之應野猪雖嗥嗥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

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

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東昏屬指梁主屬龍蕭類曹屬虎六十三謂崔慧景

三八乃蕭齊歷數尤饒古趣矣惟俳歌一首不可強解詞云俳不言

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
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柳虬

令狐德棻周書文帝紀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
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
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受
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
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
盧辯誥諭公卿噫天道好還黑泰廢其七歲之君厥後陀羅
尼統萬突悉殞薩保之手宜也虬可謂衰朝之南董矣壯矣
哉梁書王僧辯傳稱泰爲字文黑泰又按北史虬傳虬以是年冬卒豈觸老
姦之怒如荀彧以憂死乎

蘇綽

蘇綽有言曰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四語精當居官者宜書坐右

古人姓名之可攷者

箕子名胥

餘莊子小司馬注

大毛公名亨

陸機詩疏

伏生名勝

晉書伏沼傳

文

翁名黨

字仲翁出歷代小志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廓

字少通

詳湛淵靜語其角里先生角字宋太宗以問崔嵬佳嵬佳云用上撇不成字太宗然之見東都事畧

太公一稱呂牙見晉書張載傳一稱姜牙見史記齊世家注

禹一稱大帝見汲冢周書殷祝解夷堅卽庭堅見服虔列子

注君陳卽周平公見竹書紀年沈約注論衡之帛喜卽伯詔

秦策之中期卽鍾期

又別作中期詳汪氏述學

陸吾卽肩吾欽鵠卽堪

狐不偕古賢人

司馬彪云

務光黃帝時人長七寸

皇甫謐云以上四人均見莊子

方言

台人呼岫之突出者曰岫

東有青山岫西有峇溪岫西岫尤奇特號肅天龍云見潘耒天台山

記太湖中謂小山曰岫

有東西南北四岫見太湖備攷烏程呼港爲淩有淩淩沈

淩和尙淩等名石柱記幾備列之

燕薊間謂湖爲淀南海人呼支河曰涌

不作湧字讀見廣東新語等書

高麗名島曰苦見徐蕊使高麗錄增城謂屋爲竄

閩禺

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或以單舉禺字爲疑蓋秦漢時

嶺南諸郡統曰番禺漢書南粵王趙佗傳云任囂召佗語曰

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是其證也又漢書敘傳述

兩越諸國云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

外寓閩越東甌又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傳論云昔趙佗自王

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更其證已

廣東新語北字訛爲海蓋明季人疏于考證往往如

是

遼刑最酷

遼刑最酷有投厓砲擲車輓釘割鬻殺之刑訕上者用鐵錐
瘡其口殺之亘古所未聞也詳遼史刑法志又有得罪而生
瘞之者聖宗紀統和二十四年夏五月幸炭山清暑幽皇太
妃呼紐于懷州囚夫人伊蘭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金末亦
有鐵籠
火炙及蒸役于市之刑見
元史李守忠及石珪傳

元末復劓刑

元順帝初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
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詳順帝紀

陳東

靖炎兩朝見聞錄托名陳東東以建炎元年八月死何由得

記紹興以後事乎明時少陽墓道亦鑄汪黃未幾二像皆仆
遂不復立東之功究遠殊武穆汪黃之罪尙不至如秦會之
也

王右軍誓墓文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
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
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
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
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
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
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許文恪公

附先公墓表

錢塘許文恪公少謁楊中丞護楊曰爾一甲一品相也公憂不壽楊曰若骨法蒼老必享大年公果一甲第二人仕至吏部尙書太子太保余求公表先隴公郵文以寄其詞曰

由揚郡西行七里至七里甸又八里至雙墩墩南五里一峯嶮然蒼翠如沐土人謂之廟山有墓當墩之隅與山相望則通議大夫禮蘇蔣君阡也君岐嶷冲和博涉羣籍未冠應童試時江都黃觀察承吉文雄一時偶臚古籍之孔墨對舉者十數條以示同社士林驚服君曰晉書郭瑀傳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應補人之黃閩嘆異太守校士以仕無中人不如歸田命題本魯褒錢神論也君論末言李令伯東堂賦詩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褒密同時蓋

南濬楛語卷之五

五

古語耳太守奇之首擢焉無何丁繼母焦氏艱服闋以國子
生試京兆不售遂不復試君故喜施予弗工治生家遂中落
鬻田還己及弟仲之債仲曰嗜債可緩歸也無田無食矣宅
一區當屬我君聞之曰吾願也挈妻若子賃一小屋以居其
年爲道光辛卯冬臘雪塞巷突煙不黔君暨配許淑人無懟
色世以漢薛包方之甘泉盧明府以饗刻名江淮人目曰盧
令令笞撻輒至千里有欠蘆洲客金者繫於官逾限將笞君
盡典篋中衣爲脫其責鄰黃氏昆季爭產而囂君往勸之止
不訟戚某好蒲博虎冠吏羅織之長流肅州君恤其家無所
不至生平尤戒于色每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
父不持遇有箏妓同筵則拂衣起云君以道光庚子年正月
三十日卒年五十二淑人儉約慈孝郡稱賢母子超伯進士

第一觀政刑部入直軍機淑人每郵書京師必誠毋鑽營毋
缺薄毋博上官一時之喜世以爲名言拊諸從子如所生待
寡媳如己女年六十一而卒其年爲咸豐元年三月十六日
也刑部暨兄繼伯弟榮伯諷吉合葬窀穸如禮繼伯郡明經
與其亡兄慶伯弟超伯竝有文譽桑梓間號三蔣方君之以
宅畀仲也薄游雲臺泛海以達胸山舟中有老人贈書一編
乃玉照定真經也君覽之有得遂精于平卡方伯以侍御史
出守皖江道經廣陵父老爭迓君謂超伯曰汝它日亦當以
鐵冠守數郡耳竟如其言養園老人許乃普表

窩引

鹽商之設窩引起于明正嘉中其時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
札求索于撫臣買窩賣窩一引獲六錢之息真正商人轉無

此物輾轉求乞把持屠奇鹺政遂壞有御史秦鉞者視鹺兩淮謬增餘鹽以希賞商益不支詳陳明卿八編彙纂本朝道光間江督陶公忿窩商之病鹽法也遂奏請裁之於是向無窩引但蓄現銀者獲利十倍而鉅商大賈積窩待價者化爲貧人淮窩直二千萬金一旦汰除失現銀二千萬淮鹽之無起色甚矣興利革弊之不易言也

南溥楷語卷之六

江都蔣超伯輯

岐黃之學

十六條

醫書最古者莫如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班固賓戲云鰈鵲發精于針石研桑心計于無垠醫和撰述無聞究未足齊名扁鵲也第越人有論無方其有論有方自仲景始仲景金匱要略亦稱金匱玉函經以徐彬注爲顯明注傷寒論則金匱無已也黃帝岐伯秦越人暨仲景是爲醫家四聖

黃元御四聖心源十

卷文極博辨

韓詩外傳述扁鵲活虢世子云扁鵲入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于是世子復生三陽五輸句不可解陽子子

明子游子儀子越當是人名疑皆秦越人之弟子

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諸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其顛末詳素問中李東垣名其書曰蘭室秘藏又醫家有明堂灸經皆本此

注素問之王冰唐寶應中人也官太僕令世稱王太僕有據杜集謂其名當作砭者然唐宋志皆作冰也靈樞卽黃帝九靈冰更名之曰靈樞在醫學中與滑撻甯之注難經成無己之注傷寒論厥功相埒

焦氏筆乘云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而則脈凝泣而變色泣卽澀字古通用

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于太常後更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

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針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針灸經每歲春試至崇甯間又改隸國子監南渡後稍變其法然討論未嘗不加詳也其老師宿學之在北方者悉爲金有疊起大家聊攝則成無已河間則劉完素易州則張潔古考城則張子和東垣老人李杲尤卓卓駕乎諸家之上非金源高手獨多皆天水九朝講究熏陶之澤也

東垣灸元好問

腦疽艾大如兩核許灸至百壯始覺痛而痊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專之伎尤重五禽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易筋經韋馱獻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

仲景傷寒之聖也

以舌觀病始于仲景其後金鏡錄衍至三十六圖吳江張登又纂傷寒舌鑑

錢

乙兒科之聖也

宋史方伎傳乙以顛顛方著名又錢有藥證真訣尚論幼科

然小兒痘疹

惟明人徐謙仁端錄爲最詳以齊東野語觀之痘疹之盛行

當在宋末元初之際故錢乙書中尙略或云種痘始王丞相

且亦無確證

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同郡張伯祖意伯祖亦和緩佛矣

張介賓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爲藥中四維人參地黃爲良

相大黃附子爲良將又分藥爲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

固曰因曰攻曰散其景岳全書中傷寒曰典雜證曰謨尤爲

奇恣雖力駁劉守真朱丹溪之說然誤投參桂亦足戕生善

乎仲景之說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宜

乎于此道中稱聖矣

介賓博學多能聞途歌而知遠左之將亡觀乾象而決宮車之晏駕不僅以醫

術著也見黃梨洲文集

宋史林栗傳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

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
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慾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
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
行若急于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
未可猝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已

龐安時曰察脈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
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于
尺寸寓九候于浮沈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
予參考而得審而用之病不得逃矣安時著有難經辨數萬
言見宋史本傳桐城民婦臨產七日而胎不下百術罔效安時往視之令其家具湯溫其腰腹自爲拊摩之孕者痛而呻旋生一男子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吾隔腹捫其虎口針之即縮手而生兒虎口果有痕
錢乙晚得周痺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逾斗乙以法噉之由

是雖偏廢而骨氣如全人

詳乙本傳

可見藥之爲用地道宜真熬

炮更宜當也

道引家有所謂眼功按莊子外物篇皆滅可以休老注以兩手按目之四眚令眼神光明按滅皺紋可以沐浴老容則其傳已古

醫者謂寡婦尼僧之脈與有夫之婦不同及吐血飲寒涼百不一生皆本褚澄遺書小兒不能服藥其母服之藥從乳傳其說本于明人薛鎧

李濂醫史云倉公神醫僅生五女其師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可見醫家無種子之術也

俗謂蝦蟆蜴虎等物爲五毒朱竹垞集有五毒篇然實無稽之說周禮瘍醫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合黃堇置石膽丹砂

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係指藥石而言

唐時方言以稍可爲校薛能黃蜀葵詩記得玉人春病校是也王燾外臺秘要療痢稍較較卽校字程衍道注非

聲調譜

于鵲秦越人洞中詠云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聞履葉聲重庖碍更俯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羊士諤入陽羨南山游善權寺呈李功曹云結纜蘭渚曉紫巖上連岡晏温值初霽去繞山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在路旁行披松杉入

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費切雲翔沖襟得高步清眺極
遠方潭嶂積佳景萸英多早芳具觀澤國秀重使春心傷念
遵煩促途榮利驚隙光勉思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二詩微婉
沖和無宋人叫囂粗獷之態宜聲調譜首錄之也至秋谷談
龍錄痛詆阮亭並及汪蛟門輩不可爲訓

四星聚

宋書天文志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
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興復于洛晉懷帝永嘉六
年四星聚牛女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土漢獻
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傕
暴亂黃巾黑山賊擾而魏武迎帝都許建安二十三年四星
又聚二十五年魏文受禪太元十九年善熙三年九月四星

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又按後漢劉知遠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則四星之聚尤主非常乃豪傑乘時之應

彌綸儀

徐朝俊彌綸儀圖說云句陳共六星其第二星最明凡近極諸星惟大帝句陳明大易認一晝夜一轉常見而不沒者也

陸簣齋

宋史呂祖謙傳讀陸九淵文喜之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然晦翁未識象山已斷其爲禪學初尙招徠之後益不合紫陽門人至比子靜爲告子象山年譜李穆堂所輯也明人陸簣齋持論平允其言曰人心與事物不相離舍事物而往求諸心者禪學也逐事物而不求

諸心者俗學也徐階銘贊齋墓稱其不附陸學亦不墨守朱

學云

贊齋嘉善人名鄉官巡撫

文中子之妄

王通字仲淹世稱文中子范公以其字爲名而字希文非慕江文通也然中說乃杜淹及王福時等僞撰舛誤甚多李德林卒于開皇十年通甫七歲乃云李德林請見又云安平公問政妄謬顯然其它捏飾不一而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洪遵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均辨之甚詳

明末華亭高士吳騏著願頌集中有駁天師世家做一篇詞尤健舉

注語似經子者

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向秀莊子注

虎以食陷甯人以欲陷詐

汲冢周書
孔晁注

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

劉昫人
物志注

三人

吹笙一人吹和

鄉射記鄭注
和小笙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

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王逸楚
騶注

養命者見鼎了性者

見鉉

陸佃爾雅
新義語

以上皆注語之似經子者

叔仲會孔璇

史記索隱叔仲會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

俱執筆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今從祀無璇殊不可

解明人劉潛有孔顏孟三氏志劉天和有仲志吳兆祥有陋

巷志陳鎬有關里志張雲漢有閔子世譜其書多佚近鄭大

令曉如闕里述聞較詳備焉

闕里志近經孔太守
昭遠重刊圖像皆備

玉尺

顏魯公李齊物神道碑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

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今人以爲典試不知何本

犁鏵

犁冠犁鑿犁鎔犁鏵一物而數名說文璿字解云似犁冠鑿傳云犁冠卽犁鑿也爾雅郭注鑿形似犁鎔舊唐書李齊物傳得古鐵若犁鏵釋名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頭曰鶴似成鋒刃殺耕牛以恣播炮組鶴二字有本

鹺利最溥

鹺利之有關軍國非淺鮮也卽以契丹而論太祖時有炭山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其後於和拉灤取鹽給軍灤中鹽益多上下皆足用云見遼史食貨志

海運志

明隆慶中總漕王宗沐撰海運志其時山東巡撫梁夢龍亦

著海運新考大旨俱本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也然萬歷初海運遭風迭經飄溺事竟不行

事始

轉酒起周初逸周書文傳解發政以酒四方四方流之案牘鈐印亦起周時周官職金揭而璽之康成注璽者印也既楊書掄其數量又以印封之是其證也文書押字起于戰國韓非子有云田嬰具押券葉抱崧說年終封印蓋起漢初淮南時則訓孟冬之月慎管籥固封璽高誘注璽印也子弟移獎東漢之初已有之明帝卽位詔云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一鼓一發

十二斛爲一鼓見禮記曲禮疏

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

十二矢爲

爲一發見猗覺寮雜記

朱新仲說

六尺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倉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章懷太子注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大節謂大事焦弱侯曰觀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任彥昇

劉孝標廣絕交論雖爲任昉而作然其敘述亦有微詞如云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且冠蓋輻輳坐客恒滿其平日之廣爲結納不立崖岸可以想見東昏之世用昉爲中書郎由梅蟲兒之力昉往謝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事見南齊書如昉者蓋才士之流非端人之操也

昉輯文章緣起

自詩賦離騷至崔琰草書辨
王陵僮約其目凡八十有五

昌黎不及趙元鎮

趙元鎮謝潮州安置表語極和平毫無尤怨乃昌黎到潮謝
表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戚戚嗟嗟日與死近潮州雖
遠蠻而匪夷何至日與死近似此胸次去元鎮遠矣公與大
顛往來亦屬疑案釋本果之正宏集不得謂之皆誣也

娶婦可考者

元微之初娶韋蕙叢繼娶袁柔之獨孤郁爲權德輿婿蔣繪
爲高智周婿柳公綽爲韓臬婿張延賞爲苗晉卿婿韋皋又
延賞婿楊於陵爲韓滉婿潘炎爲劉晏婿韋執誼爲杜黃裳
婿蔣係爲韓愈婿段安節爲溫庭筠婿吳淑爲徐鉉婿范希
文與鄭戩皆李昌齡婿王陶與滕元發皆李晉卿婿富鄭公

與楊察皆晏殊壻韓魏公乃崔侍郎立壻程明道彭思永壻
蔡卞王安石壻陳堯咨馬亮壻王鞏張安道壻歐公初娶胥
偃女再娶楊大雅女三娶薛奎女黃山谷初娶孫莘老女再
娶謝師厚女范祖禹妻呂公著女程秘妻王淮女此皆散見
史籍中者最可異者皇甫湜作昌黎墓誌稱公女初適李漢
後離婚嫁樊氏殊不可解

唐仲友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台州守唐仲友撰仲友與朱子相
忤爲朱子所論罷宋史因不爲立傳然在台州抑奸拊弱發
粟賑饑民頗賴之是書以周官爲綱而諸經史傳以類相從
具有條理圖尤經緯詳明其時永嘉鄭伯謙輯太平經國之
書亦欲發揮周禮而體例遜此遠矣乾隆中于永樂大典搜

出之復成完帙洵快事也世以仲友與紫陽齟齬薄其爲人抑思名臣言行錄中無劉器之器之亦何損哉

耳眼銘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詔炫惑莫分又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攸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子良雖貴介無足述此銘寶伊川視聽箴之濫觴

何平叔在三賢之列

三國志魏齊王紀錄何晏奏云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可自今以後詢謀政事講

論經義爲萬世法觀晏此奏藹然儒者之風魯論一書晏功尤鉅非丁謚鄧颺一流可比王坦之廢莊論以荀卿揚雄何晏爲三賢非過譽也范武子乃以晏與王弼罪深桀紂過矣陳壽于魏末事多爲典午回護毫無直筆魏末傳魏略等書亦多失實甚至謂晏好服婦人之服寃哉

訓注

王西莊曰李愬目鄭注爲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惜奇功不成耳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乃至干不可救傷哉葛常之韻語陽秋其說尤暢謂世以成敗論人故訓注不得爲忠杜牧之贈李甘詩至比爲二凶蓋是時仇士良勢焰熏灼士大夫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恐致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愚謂豈謂獨訓注寃乎崔篆仕莽翻列

儒林孟起拒操乃曰大慙玉礫混淆是非倒置文人大抵如斯耳

潘岳西征賦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

樨傍

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傍者斬之是春秋戰國之俗榻榘但求其厚而已潛夫論浮侈篇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是漢世棺槨極貴者亦不過豫章之木而已邇來廛仕豪門必用茵陳柴木長安黠賈多以油松代之蟻蝨蟲穿枯骨爲之剝蝕惑哉

石君墓誌

陸放翁石君墓志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

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不
則不義而富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
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
而貧者也不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此十數言可以
風世矣

名言

周公訓魯公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
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

然也

韓詩外傳卷三
所謂六謙之訓

楊子雲徐州牧箴云事由細微不慮不

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又幽州牧箴云盛不可不圖衰不可
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針芒公沙穆曰居家之方惟儉與約立
身之道惟謙與學枚叔云欲人不聞莫若弗言欲人不知莫

若弗爲杜恕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李鄴侯曰貧不學儉而

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

見應異記
蓋古語

孟東野審交詩曰種

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温公易說

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

大賢又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沈作誥曰富者怨

之府貴者禍之門徐叔開曰

明人著
証言

揚人失者鴟梟之言也

證人隱者鬼蜮之言也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也陳盡曰

明人著

脩隱
餘編

毋責人以不堪毋乞人所不願談倫曰

家者戒訟善保國者戒兵近世桂林陳文恭公曰學問當看

勝已者境遇當看不如已者洪北江勵志詩曰妄思奇福必

得奇禍妄思窳金必至家破以上諸說皆立身處世之要彼

徐闇公兩腳書廚何貴也

隋秦

杜紫綸讀史論略云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于始皇而煬帝之惡浮于胡亥李密起兵柴陽一如陳涉恭帝之稚等于子嬰余謂德基之歷數幅員宛然舍長孟蜀之稱尊傳子酷肖樓桑此皆大鈞之默運潛移偶然暗合者矣

冠履

晉制市僧以白巾帖額書所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

見廣韻

唐制里胥徒役皆著黃衣

見李觀代人上蘇州章使君論戴察書

金制

省院令史懸掛書袋用紫絲爲之臺部各司以黑斜皮爲之

寺監下至州縣並黃皮爲之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

金史輿服志

履底塗粉自古已然土冠禮白履以魁柎之鄭注魁蜃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于履取其潔素

馬范合編

後漢書之八志卽司馬彪續漢書之各志非范蔚宗撰也蔚宗之書全本華嶠后紀名目亦嶠所創其後王隱晉書仍焉緣宋時孫奭建議遂以彪之志補范之闕合爲一編改修三國志者凡數家宋則李杞蕭常元則郝經明則吳尙儉及謝陞也古晉史凡十八家然如王隱虞預等之書久經散佚改修晉書者亦數家焉明人則蔣之翘晉書別本一卷茅國縉晉史

剛四卷

本朝則郭倫

晉記六卷

及周濟也

晉畧六卷

霸史

十六國霸史見于隋唐經籍志者和苞漢趙紀十卷常璩蜀漢書十卷燕太傅長史田融趙書十卷晉叅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事二卷燕尙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尙書郎

南齊楷誼

卷之六

七

張詮南燕錄五卷燕中書郎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侍中高閻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何沖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宋裴景仁秦記十卷記前秦事梁席惠明爲之注魏左民尙書姚和都秦記十卷記姚萇事燕僕射張諮涼記八卷又劉昞涼書十卷均記張軌事涼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又高道讓涼書十卷宋段國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段業傳一卷隋志並稱有南燕起居注云

楚寶

明人周聖楷著楚寶四十五卷以見楚中人物之盛超按楚才稱最春秋已然百里奚楚之宛人也

見新序

范蠡楚宛縣三

戶人也

見吳越春秋

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見史記

它如老

萊子鷗冠子公孫龍子尸子馭臂子弓老子之徒蚰子

卽裴淵

皆楚人也至屈宋景差更彰彰在人耳目者已

公孫龍子

馬融長笛賦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務櫟姚愷皙龍之惠也
注鄧皙公孫龍按公孫龍子六篇跡府第一白馬論第二指
物論第三通變論第四堅白論第五名實論第六語多詰屈
難通乃慎到之重優惠施之下走耳

事始

音韻之反切始魏孫炎非始神珙碑刻之集錄始梁元帝非
始歐陽公無懷氏封太山是爲碑之始鄭康成撰詩譜是爲
譜之始作三禮目錄是爲目錄之始賞鑿家收古印自王俛
嘯堂集古錄始集古印爲譜自吾邱衍學古編始六經本皆
古文改爲楷書以便讀自唐衛包始

小語賦

晉傅咸小語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髻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薜足以爲棹舫粒糠而爲舟將遠游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于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全仿玉賦可謂床上疊床矣蕭梁諸侍從如殷鈞王規王錫張纘沈約均有大言細言詩惟約詩爲工約詩又以細言爲最有云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陸士衡羽

扇賦亦以楚襄王宋玉唐勒爲詞章法尤妙

劉駒餘

劉駒餘不但工文袁山松後漢書云駒餘除樅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腹前臚

周必大殿試筆記次韻詩尙醞時頒缸面酒太官日饌腹前

臚

自注御廚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臚自臚出韋昭辨釋名謂肥肉也

假黃鉞

漢晉以來大臣賜鉞爲異數陸遜假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見吳錄

辛毗仗黃鉞當軍門司馬懿軍遂不出

見世說

兩晉除

親王外異姓只賈充王衍楊駿苟晞謝安數人蕭道成將代

宋王儉謂必須先加黃鉞

見齊書

梁武東下甯朔將軍庾域曰

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

見梁書

當用兵之際視九錫爲尤

要云

遺葛龔珮

崔子玉座右銘詞以剛爲誠其遺葛龔珮也系以銘曰禹湯
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
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樂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
杭慨憤急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章是
貴仍是座右詞意

器用別名

持風使扇也

明支廷訓有持風使扇傳

容成侯鏡也

司空圖有容成侯金網傳蘇理相

公櫛也

支廷訓有傳

豪犀刷也

唐詩則敘移神拂豪犀

商君酒杯也

劉啓元有商君

傳姓陶名一中

新成侯澡盆也

亦支廷訓作傳

壺子酒壺也

劉啓元

家于饒之景德

湯媪暖足瓶也

吳寬

湯蘊之茶壺也

亦支廷訓

曾元

有傳

劉啓元

有傳

有傳

有傳

有傳

有傳

有傳

有傳

彥餽也

宣室志

南北宋二十四臣

宋時太廟以奉神主天章閣以奉繪像景靈宮以奉塑像太廟用俎豆天章閣用常饌景靈宮用牙盤惟其塑像罄欵如生所以歲四孟饗天子親行也太廟配饗功臣太祖則趙懿王普曹周王彬太宗則薛文惠居正石元懿熙載潘鄭王美真宗則李文靖沆王文正旦李忠武繼隆仁宗則王文正曾呂文靖夷簡曹武穆瑋英宗則韓忠獻琦曾宣靖公亮神宗則富文靖弼哲宗則司馬文正光徽宗則韓文定忠彥高宗則呂忠穆頤浩趙忠簡鼎韓蘄王世忠張循王俊孝宗則陳文正康伯史忠定浩光宗則葛文正邠甯宗則趙忠定汝愚凡二十四人又于昭勲崇德閣繪像肖之鄭清之閣記云自

韓忠獻王趙普至邠文定公葛邲合文武二十有三人蓋其
時尙未以趙福王配饗也詳潛說友咸淳臨安志

嵩呼

呼字亦讀仄聲賈似道南郊慶成詩壽稱長樂曉嵩呼未央
前

兄弟均帝姊妹均后者

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子兄弟三人相繼爲天子古未有
也高洋兄弟乃
僭僞不足述獨孤信三女皆爲皇后各生一代天子長女
生周武次女生隋廣又次生唐神堯亦古所無也

誌公五言詩

梁天監三年寶誌公在重雲講次忽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
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賊臣

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

後悉驗

詳隋書
五行志

嶺南易亂

嶺南風俗重利輕生自古已然儂智高之由邕管陷封康等
州也皆廣州進士黃璋黃師宓之謀幸其時蕭注令番禺蘇
緘在英德協力守禦不然廣州殆矣其後狄青克邕州梟師
宓等五十七人去其謀主智高始無能爲已見宋史廣
源州蠻傳元順
帝時亦嶺表先亂至正三年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僞稱
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歸善民聶秀卿等稱定光佛出世與
朱光卿相結雖旋經撲滅而漳潮又相繼亂矣

古婦人有專集者

隋書經籍志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注梁有

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竊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玠集五卷晉海西令劉麟妻陳璆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又于袁粲集下注云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又于丁廙集下注云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

城隍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是齊梁之世王公且致敬城隍矣

蟻結

郭景純蚍蜉賦出奇膠于九真流瀨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蓋卽吳錄所云赤絮膠也玩郭語意是古者用此膠錮棺之四隅檀弓注謂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非也

圃珖

己巳之春偶步左衛街購得一圓硯蓋有分書四字曰圃珖片玉其石非洮非歙與恩平茶坑相近似燥而實腴石背銘曰圃珖龍窩臚此奇璞如經佛桑如紺蒼匭刻爲墨海偕我藏六讀自然書繁夢華錄署曰紫困叟題余初不解何謂本年夏重游嶺南新安大令伊君閩甯化人也言其邑志乃明隆武遺民李元仲撰文筆甚工因假觀之其山川志中有所

南溟楛語

卷之六

七

謂圃珙巖者環山若圃萬石皆玉昔人釣奇旌之曰圃珙元仲讀書處額曰石巢又曰讀自然書別有龍嶽巖與圃珙鄰又有瑞華巖石柱懸立俯視萬綠元仲有詩云瑤草未芽丹竈圯紫園長閉道風微始恍然悟是硯爲寒支物也其詞曰纂夢華錄殆猶有滄桑之餘思乎余藏硯甚多而古樸推是石擬名予齋曰圃珙巖館云

古人通稱稟

石渠隨筆有朱葉夢鼎手書一札一稱惶恐端肅申稟判府監丞郎中公座銜稱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葉夢鼎一稱惶恐申稟船管朝議公座銜稱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

于忠肅

齊次風先生未遇時夢于忠肅公云景帝易儲吾具疏力諫而帝不從後人不知遂多妄議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子它日爲我白之次風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宬覓忠肅疏不可得以爲憾事按俞長城有明景帝論謂南宮之變衅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公不能引大義以爭之此奪門之禍所由起忠肅所謂妄議卽指長城一流人言也攷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忠肅集皆謂公嘗再疏請復儲又倪岳撰公神道碑稱景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本朝乾隆中邵學士晉涵得明通政司舊檔敘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疏稿雖遺赤心如見固無俟次風之蒐輯已

英宗忌刻

明英宗降景泰母吳太后爲賢妃其汪后但稱王妃奪汪后

銀二十萬兩仍索景帝所服玉玲瓏繫腰革去枕后封號蓋

伎刻極矣景帝之薨據陸鈇病逸漫記云係爲宦者蔣安以

帛勒死黃宗羲萬里尋兄記爲其六世祖而作云當景泰天順之際

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

之生宗羲爲前明遺老其文集多爲明人回護而此記亦復

如是則景泰之不得其死明矣吁此英宗殺其弟耳豈宦者

弑景泰哉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爲官人所毒見皇甫錄明記畧

統幕

姜南憑軾錄云統幕之地在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時
游幸曾張大幕于此因名統幕訛爲土幕又訛爲土木正統
十四年大駕北狩卽此地

吳與弼

黃宗羲明儒學案分河東學案崇仁學案等目崇仁者吳與
弼也然與弼之書動稱夢見孔子又稱夢見朱子夢訪朱子
又云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其新居栽竹其妻亦稱
夢孔夫子到此相訪妄謬若此去王薛諸家遠矣至其進也
以石亭之薦爲亭跋族譜稱門下士吳與弼云楊椒山研心
律召夢帝辭

坐堂上使考金鑑曰此黃鐘也
事見國史與吳與弼脫說不同

橫議

有明橫議最多略無忌諱謂太祖殺徐達夫人於余永麟北
窗瑣語見之謂建文帝從隧道出亡仁宗中毒於楊儀螭頭
密語見之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
入京號爲老佛於薛應旂憲章錄見之謂宣宗爲惠帝之子
于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見之燕王入朝行由御道登陛不

拜于曹參芳遜國正氣紀見之高拱病榻遺言公然述張江陵構隙之故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謀尤今人所不敢言也鄧元錫網羅故實公然撰明書四十五卷起于太祖訖于世宗尤今人所不敢作也本朝傳大司空百七十一卷以劉基宋濂俱曾仕元入之雜傳不可謂無見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並稱淹實云

僭亦非偶

李從珂少與石敬瑭擊毬入趙襄子廟塑像起立朱由榔幼于寶鼎寺禮佛佛身忽起二事相類又聞由榔兄安仁王朱由潑瀕終語瞿式耜云我伽藍再世由榔羅漢也故丁魁楚暨式耜等擁立焉明無名氏耳鈔秘錄竊王權爲許遜後身孝宗爲牟尼佛降世語雖妄謔事亦相類

閱江樓

陳元孝端州閱江樓詩云憶昔登樓髮尙髫樓前親見海龍

朝萬乘旌旗屯北郭千官車馬聚寒潮其時太監王坤練習
故事故永歷頗具王者威儀云

趙士楨

明自中葉以後奄宦持權幸獲者多循資者滯趙士楨車統
議云楨自供奉周廬以來綠袍槐簡一官廿年不移計積資
得從大夫之後尙須二十餘年可以想見

張度

高青邱之得禍因上梁文而發其事者乃御史張度度奏不
見于史惟陸鉞病逸漫記有焉

永樂大典

韻石齋筆談稱永樂大典嘉靖三十六年勅徐階等照式摹
抄一部其說似矣而實非也是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總其

事後以所纂未備復命姚廣孝劉季篔與縉同監修永樂五年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初擬鑿板以工費太繁而止都燕以後徙置文樓卽今宏義閣也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洪張居正等校之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藏文淵閣副本弄皇史宬明季兵興南京本及史宬本並燬惟文淵閣本巋然尙存僅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曰知錄謂全部皆佚其說誤矣是書以洪武正韻爲綱每字下詳列各書宋元以前祕典遺聞世所未覩者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校定編排復傳于世如子書中之傅子元明以來藏書家已不著錄宋史藝文志只稱五卷而文義完具者竟得十有二篇文義未足者亦得十二篇其宋字韻備錄李燾通鑑長編共得五

百二十卷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綱舉目張
尤足以資考證邵二雲學士因就燾與心傳之書益以宋人
說部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殆天佑斯文假手續與季篴輩
俾彙存古籍也從其中鳩集成編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
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
十六卷其原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
初仕宦尙不甚拘資格是役也陳濟以儒士與翰林學士王
景等竝爲總裁亦異數矣

王直

明永樂間王抑庵直與王洪王英齊名號三王頃抑庵裔孫
啓燦重刊其全集其騶虞元虎諸贊及賜游西苑詩均莊雅
稱題先仲氏上劉鑑泉先生詩云囊無雙硯重蜜謝一罌甘

本抑庵之兵部尙書柴車墓誌也

誌云廣信太守饒蜜一嬰
發視之皆白金車拒不納

八大家

有明制藝八大家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薛應旂常熟瞿景純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其制藝至萬首者惟陳際泰一人三婢其小字也

明史文苑際泰傳卽彙括太乙

山房稿序爲之

類書

蘇鶚演義小學之濫觴也太平廣記說部之淵海也藝文類聚北堂書鈔類書之鼻祖也姚康統史馬遷之續貂也裴滌通選昭明之餘唾也黃省曾之注申鑒荀悅之功臣也馮琦之經濟類編冊府元龜之後勁也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之嚆矢也巢元方之病源候論王燾外臺祕要之

權輿也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所引古緯書最多孫穀古微書尙有遺漏

盞盞

李尤有安哉銘解者謂是瓦器余謂當作盞字廣韻盞盞大盃

品茶二則

品茶以瓦器爲宜乃蘇廙十六湯品云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又云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蓋唐時茗飲爲費至鉅豪貴人方能嗜之一時爭以金銀爲湯具卽陸季疵論茶鍤亦云用銀爲之至潔是其證已

聰訓齋語云界茶爲名士武夷爲高士六安爲野士皆可爲

歲寒之交

粵東西蕉藝茗始于唐人曹松見漏幢小品然味不甚佳

木樨子

持誦佛號以楸子爲宜法苑珠林佛告國王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楸子一百八常以自隨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楸子如是漸次度木楸子若能滿二十萬徧得生炎摩天滿一百萬徧獲無上果

鼻端白

楞嚴經世尊教我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端氣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圓動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琉璃烟相漸消鼻氣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其義蓋由虛以生明因寂而得悟也朱子亦云鼻端有白我其觀之

張湛治目疾方專內視簡外觀亦是此義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

燈錄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
燈錄撮其要旨總爲一書曰五燈會元古來沙門所著之書
以道世法苑珠林與是書爲最道世喜談因果普濟綜核源
流非其它豎拂拈槌呵佛罵祖者比

三佛

沙門言傳大士宴坐時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照其體
故佛殿塋佛三軀此凡說也水經注西昌寺三面阻水佛堂
設三像真容妙相被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則南齊已然豈
始傳大士乎

喬亢陸軌

韓通周上將一死以報世宗宜也其時未校之抗節不屈者
得二人焉曰喬亢曰陸軌方宋祖之受禪也自宣祐門入守

者拒之乃改趨移門旣受賀宣祐門守者皆自殺喬與陸尙
未殊上召見詰其故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上慰勞之命
爲前引二人出仍自盡事聞厚贈卹許其廟祀南渡初臨安
火忽空中現緋綠旗上書喬陸字火浸息殿帥楊存中曰擊
焉其後賜廟額曰昭節皆爵以侯洪璣昭節廟碑比之韓通
且曰視倉猝出制書於袖中者其人相去何如也其迎神之
歌曰人戴藝祖如歸堯天之歷數不可逃擁登寶位加黃袍
萬神懽唱五岳朝日月出矣燭火消誰歟抗節陸與喬英氣
直上干雲霄虎豹控扼天關牢廟貌血食匪一朝新錫顯額
節愈昭椒漿桂酒兼蘭肴忠魂不待剪紙招追風逐電天馬
驕衛戟在手弓在腰感召叶氣延祥颺國祚廟祀同逍遙

曇超大師卽玉泉淨空院開山尊者也

宋人周棟開山尊者記云師夙具道器爲天人師宋大明中始游靈苑說法有老人來聽曰我龍也世居富春鹿山昆弟五人我爲長去冬邑民鑿山淘壁羣龍怒而不雨今累月矣願師一往化之師言此庵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撫掌而泉出東坡虎跑泉詩龍作浪花供撫掌蓋借用其事

畫禪

明釋蓮儒輯緇流工繪事者錄爲一卷命曰畫禪按自五季以來貫休梵隆精于羅漢惠崇巨然妙于山水梅則華光蒲萄則溫日觀龍則傳古大師尤稱于世日觀並工書鄭元祐題畫蒲桃云鮮于愛

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磔不但有蒲桃癖也

烏鰂

楊升庵烏鰂贊云烏鰂之魚鷄鳥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算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畫圖攸絢有疑烏鰂不得爲珍品者按陳宣帝答天台智者請禁魚漚奏云此江旣無烏鰂珍味宜依所請

宗忠簡

宗忠簡公深于佛理集中有千手眼大悲偈覽鏡偈廬行者偈佛說偈其大徹大悟不減德山棒臨濟喝也義烏滿心寺鐘頌尤爲警拔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眾生聞警覺省悟願咸諦聽無量無邊

客言忠簡諡未足盡以汝霖余曰蔡卞得文正汪伯彥得忠定老秦

得忠獻万俟卨忠靖諡何足論哉

同名者

韜伯有二晉羊曼唐常袞參寥子有三一唐末高彥休一李

太白之友南荆高士一宋時僧道潛浮休子有二唐張鷟宋

張舜民韋平有二一則漢相韋賢平當合稱一則唐韋皋之

弟斬朱泚奴者涪翁有二一漢高士著針經一宋黃庭堅其時

或呼爲涪叟惠洪送琳上人詩解張魏公有二宋張浚唐張

延賞延賞木傳失載見張彥遠法書麻衣道者有二一趙宋

時錢若水所遇者一劉宋時異人賦詩與江都令攬祇云有

周瑜字公瑾周密亦字公謹陸士衡名機陸元恪名璣明監

本毛詩訛璣爲機賴有陸德明釋文及隋書經籍志其譌始

訂璣仕吳爲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六朝人好名魁諸葛宋有

二洪皓一三洪之父忠宣公一太宗時南丹刺史貢銀盃銅

鼓者見宋史蠻夷傳

南唐書卷之六

七

梵志

譬喻經云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卽吳均記鷲籠書生之藍本也酉陽雜俎中岳道士顧元績一條又鄭還古杜子春傳之藍本也

千里路

龜經近無完帙惟蘇鶚演義所引較詳其詞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知龜神視骨白如銀千里路者龜腹下豎文也

龍墮

姜白石詩白湖辛巳歲忽墮死蜿蜒一鱗大如箕一髯大如椽白身青鬚鬣兩角上捎天半體卧沙上半體猶沉淵里正

聞之官官使吏致虔斂蓆覆其體數里聞腥膻一夕雷雨過此物忽已遷遺迹陷成川中可行大船是年虜亮死送死江之孺按此事宋史未錄所謂龍蛇之孽不必定爲金亮之徵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七年野王山上有死龍是年沛王榮梁王成趙王乾薨餘無它異

劉昭以爲桓帝將崩之應然相距數年恐非也

人飄

遼史聖宗紀開泰七年六月丕勒達囉克部節度使博羅哩至必繖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博羅哩幸獲免一酒壺在地反不移隋書五行志仁壽二年西河亦有此異

巨蛇

張唐英蜀檣杙孟昶廣政二十五年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

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按古今史籍所紀巨蛇無有大于此者

骨重羊

骨重羊冠初入中土一頂值二三十金見茶餘客話

之獵狗

之獵狗者豹文而驢足項長八尺身高于人自首至蹄高逾丈五食葉不食草其身勢易仰而難俯胎一年而生此物出大西洋博物新編入之麋類云

毛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爲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

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愚按此卽今臺灣傀儡大山一帶生番特當時未入版圖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恂嶺表錄異所云狗國夜叉國卽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虬卽琉球也

機器

西洋機器莫奇于輕氣球泳氣鐘球可御風橫行窺營探寨鐘則載人入海採寶尋珠博物新編有其圖式球以網般爲之鐘以鐵鍊明時泰西鄧玉函製引水之器二曰虹吸曰鶴飲轉磴之器三曰輪激曰風磴曰自行磨又有自行車及風磴代耕等法又製書架形同大輪欲檢某書則某書自至在當時以爲絕技在今日不足言矣

涇陽人王徵爲揚州推官從玉函學撰奇器圖傳世

碁經

碁經十三篇宋張擬撰與劉仲甫碁法均列秋仙遺譜中明人輯永樂大典題爲宋晏天章蓋誤

經中桃花五北斗七不知其語何謂也

三魚

古今事有略相同者三鱸爲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渡江三魚塞其舟漏故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其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蓋餘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宣秉朱司馬光陸放翁有温公布被銘

太素脈

太素脈法昉于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與王珪王安石同時

察脈知人貴賤休咎其說遂大行于世俗言傳自崆峒樵者
非也

明人著作多不經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做帚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

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勝尤奇而誕

誕朱謀埠周易象通別

造河圖妄矣郭相奎

蠶衣生易解論遜卦謂懷愍不遜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遜故

獻俘金廟論震卦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偏

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

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且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

且箕中又定表記爲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

且名其巾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况其它乎最可

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

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祝唐等像

祝枝山豐頤高額鬚長至胸耳下亦有鬚吳匏庵面大而豐鬚長過胸極胖唐六如面上圓下狹眉目微豎三絡微鬚沈石田大面高顴兩頤微削鬚不甚長其像均在沈石田高賢餞別圖當時餞于孟功而作也文待詔面方色黃多皺文鬚不多右髻有黑子數點像藏孫洲如先生家

品畫四則

本朝肖像之妙吳中推蔣赤霄

衡之子名驥

長安首繆炳泰赤霄

撰傳神秘要凡二十七目言之綦詳炳泰則紫光閣詩名臣皆其所寫無一弗肖

廬山志五乳寺八十八祖畫像乃新安丁雲鵬筆精妙絕倫譚元春爲撰記

郎世甯艾啓蒙張宗蒼李世倬均供奉如意館者郎艾並泰西人郎生工寫驊騮不減胡瓌番騎啓蒙設色沉厚山水頗

近宋人宗蒼爲黃鼎之徒世倬則高且園一派

倪雲林所居曰安處齋楊鐵厓所居曰七客寮文待詔曰吉祥庵休承曰蕭閒齋德承曰冰香室倪鴻寶有小舟曰芥爲之米萬鍾有舫齋曰太乙葉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棕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爲畫苑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爲補益之首梁元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于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僞託總之歷

代評畫推謝赫爲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爲允愜姚李
品藻有所未安講求六法者固不可不知此已

繪本作
繪

古時食單最重魚鮓曹植七啓膾西海之飛鱗孫毓七誘膾
天流之潛魴傅元七謨膾錦膚鸞斑胎枚乘七發稱鮮鯉之
膾桓麟七說稱鯉魴之膾傅毅七激云泔養之魚膾其鯉魴
分毫之割纖如髮芒其它如劉邵七華云洞庭之鮓出于江
嶠乃使朱元揮鸞騁厥妙技張衡七辨云鞏洛之鮓割以爲
縱分折縷細隨鏗離俎紛紛纚纚皆形容膾之妙也陳登啖
膾過多幾成肉疽房琯疾終因食魚膾楊暉膳夫錄並謂膾
莫先于鮓魚魴鱸次之今世珍庖無有細切鮓魚者惟廣人
好啖魚生是古時作膾遺法然北來仕宦亦不喜食之蓋古

今風俗之異如此

臺吏橫挺

家雲樵太守立昂言江西某縣有老隸能別官之賢否賢則以手加額次則以指畫肚又次則側其足某明府熟聞其事下車日留心察之點卯畢隸畫肚者再因問之曰汝何以知吾爲二等官乎隸曰不敢固問之曰官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明府下車尙未詢及農桑僅諄諄焉于衙門細務不自知其指之畫也令喜曰此讜言也按此等事古原有之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挺別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有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挺之直也范大

慚笑明日視之槎復橫矣

東坡爲鹵簿使

哲宗祀南郊東坡爲鹵簿使有赭繖轎車與青蓋轎車十餘乘爭道不避東坡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爲儀仗使坡以中丞職當肅政盍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坡草奏上焉次日詔整肅儀衛皇后公主均勿迎謁此亦東坡敢言之一節本傳未錄僅見宋史儀衛志中

臺規

御史中丞之雄要無過于齊梁梁世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鞞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時目之爲南司江文通爲中丞齊明帝曰卿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矣周隋

以降始無儀衛私騎匹馬從之而已迨唐世籠街喝道呵止
半坊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其任復重而侍御史之職號爲臺
端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尤爲雄劇朱衣豸冠得專彈舉不
復闕白于大夫中丞張著冠豸冠彈中丞巖郢于紫宸殿一
時震悚其臺中故事以杜易簡韓琬注記爲詳惜坊本臺規
其源委尙未能畢備也憶丙寅之冬郭玉麓權粵藩余權粵
臬方子箴任都轉梅小巖視糧儲丁松亭作太守皆曾官臺
諫者余和子箴詩有云異日便爲佳話說一城難得五臺官
此亦不恆見之事矣然余濫竽充數荏苒半生有愧于巴而
思之目多耳

余應江西道山東道京畿道御史巡視南
城京畿一道有似唐時雜端其職尤繁劇